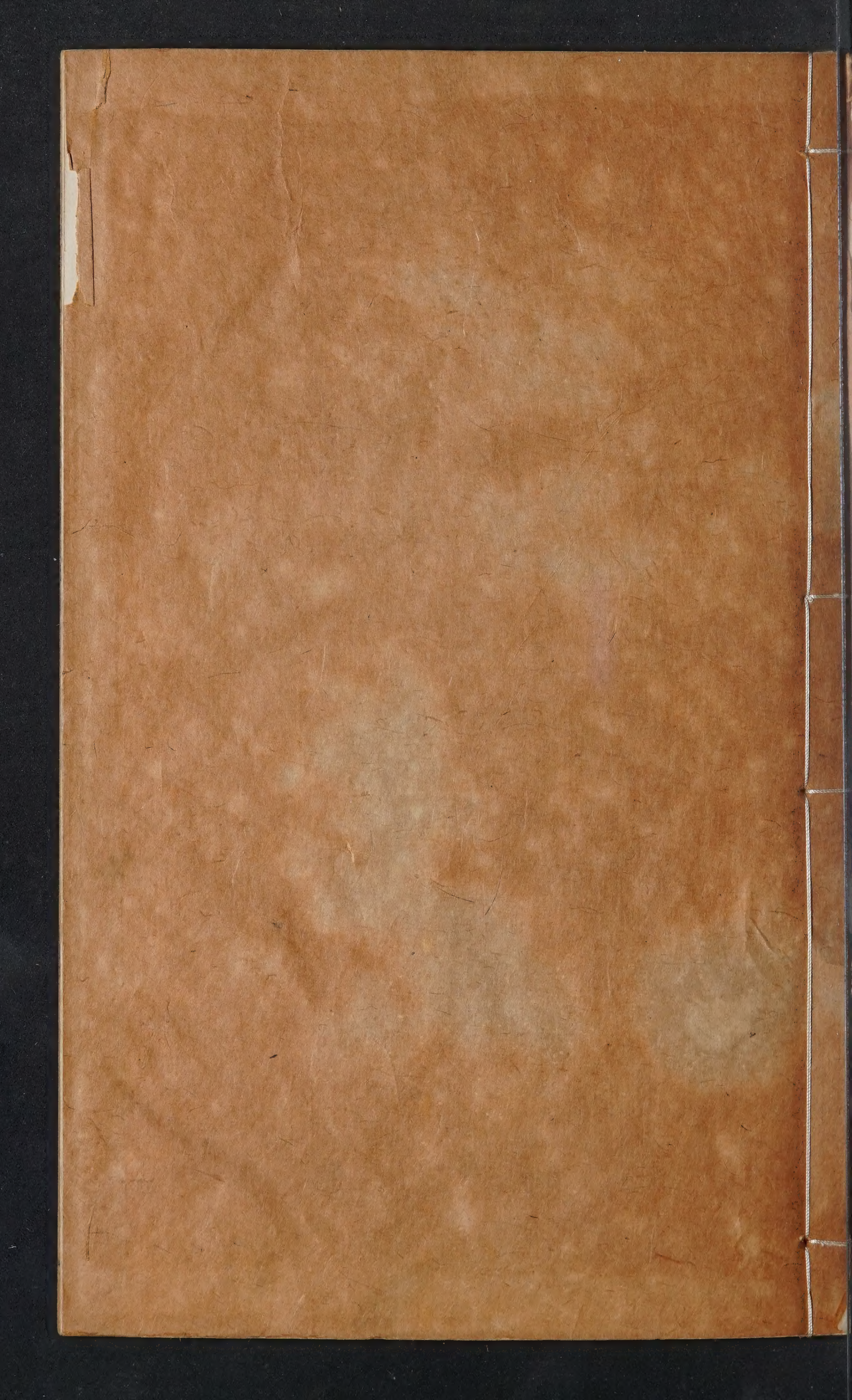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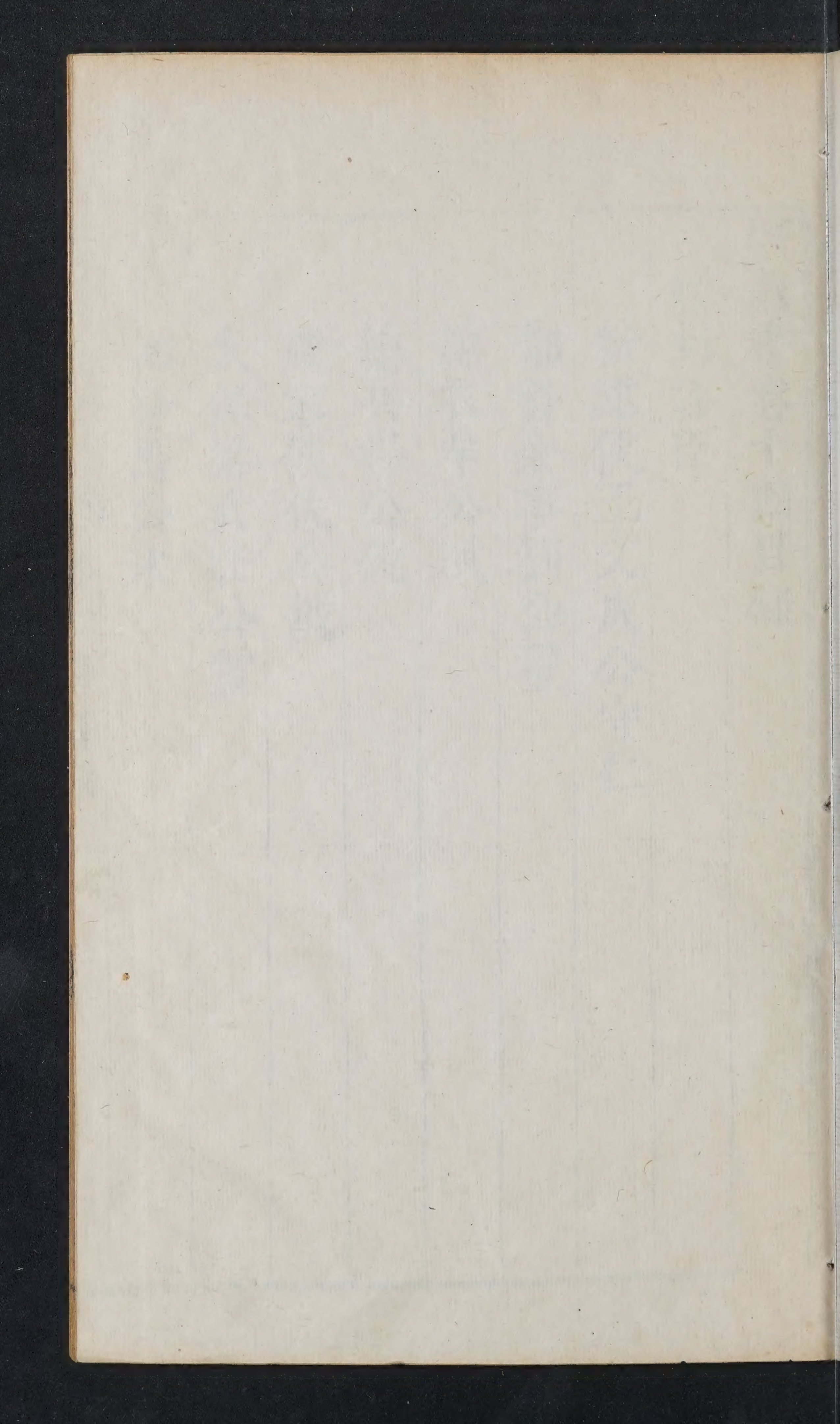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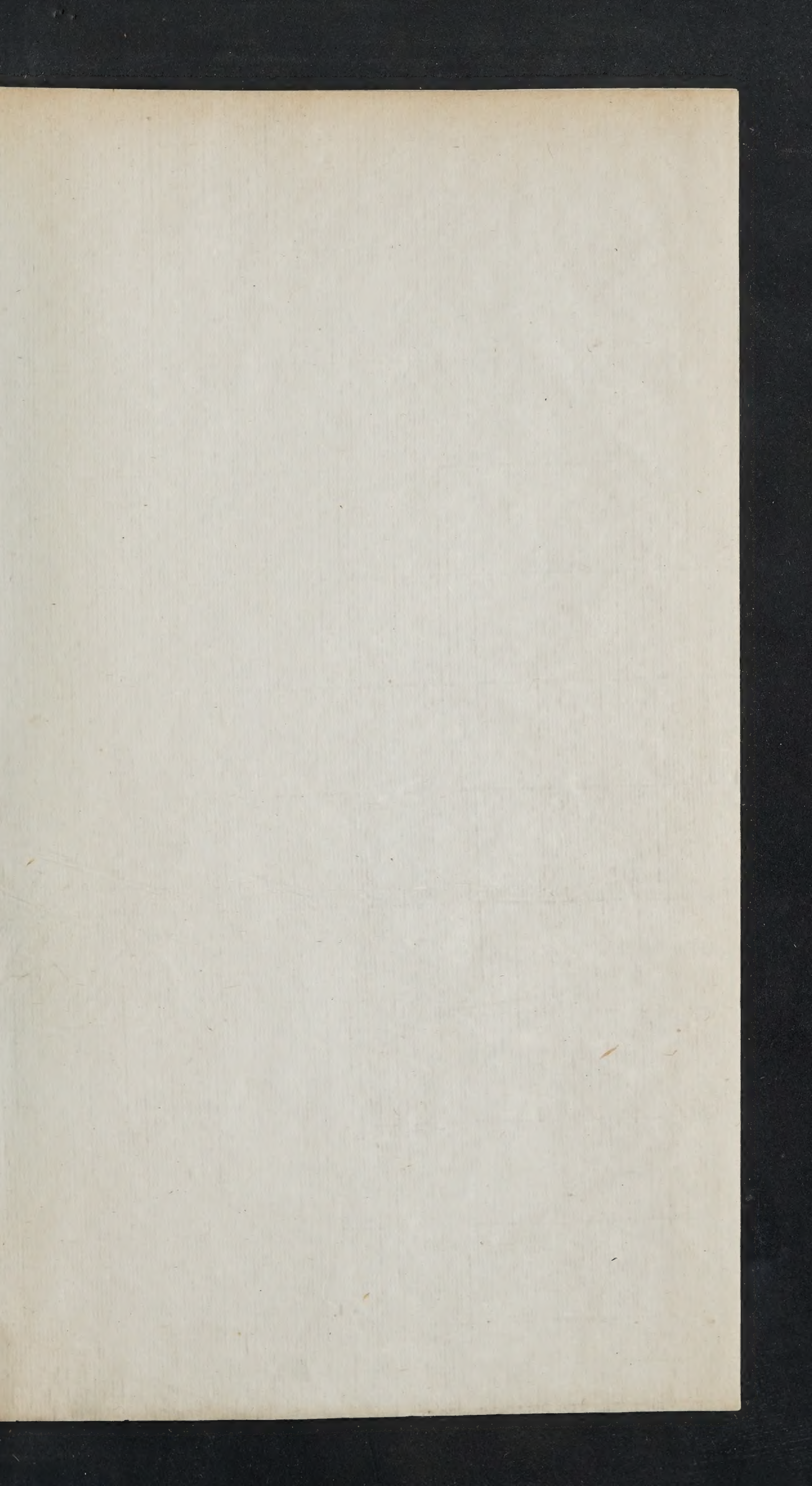








續藏書卷十四目錄

勳封名臣

續藏書卷十四目錄終

卷十四

勳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

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四刼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輋猺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

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
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
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
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
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
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
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
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
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創

俘獲馬宸濠賊遣人寄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經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倖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倖詭言巧譖

妙 收 妙 攻其所必

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反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録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

處一時勤王有功可悲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傳
至副都御史膺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
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
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
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
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
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
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
平田州寧田水濴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

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
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
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
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
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
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
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
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
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

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出
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
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謂　陛下在位
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
宗室藩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
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至此、悚骨
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
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

紘罷紬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不使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廵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〇得〇力〇處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
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
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
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
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
而背之者言絶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
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

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湛
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
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
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
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
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
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
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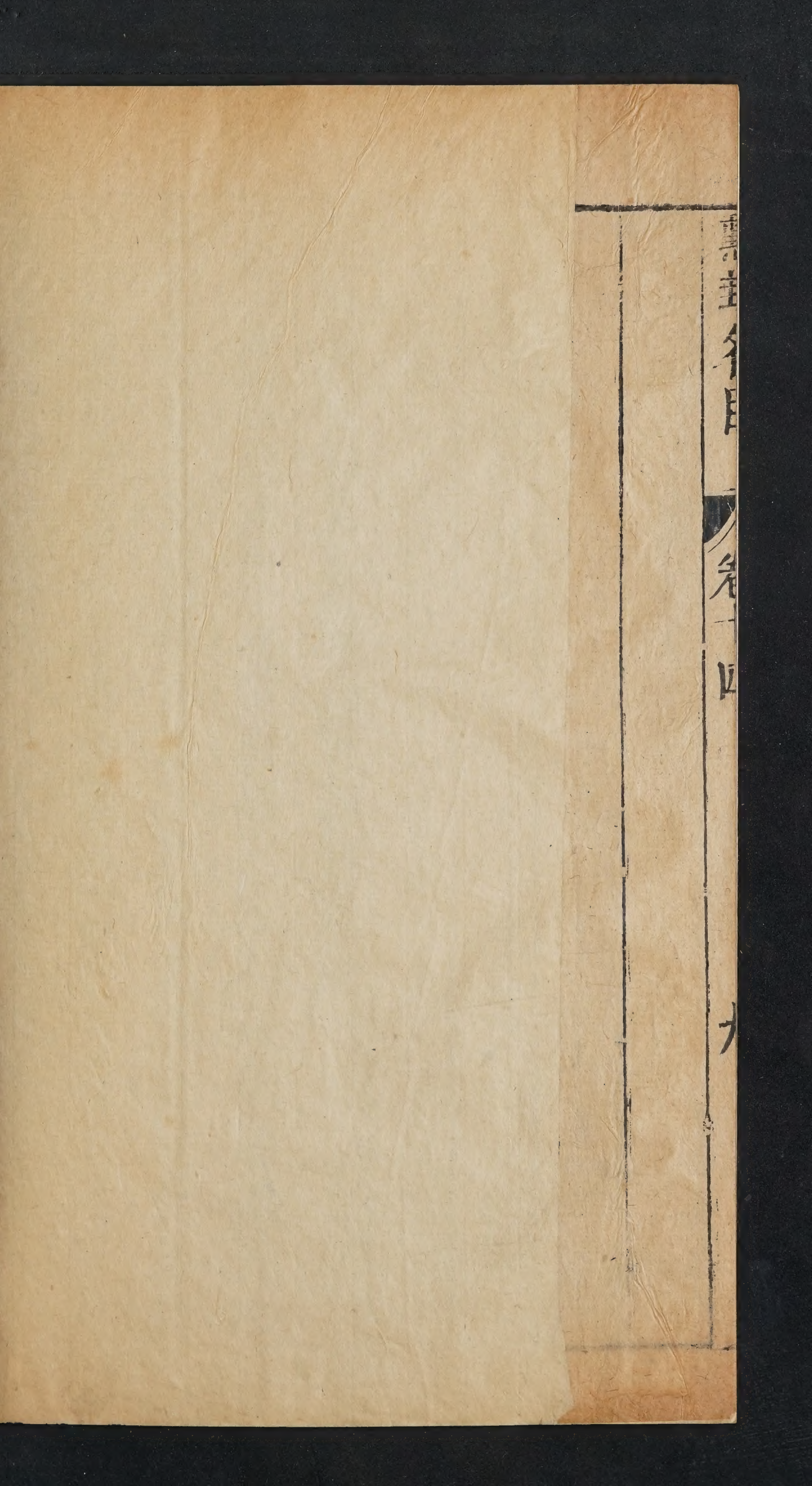
有他疏陰指一淸言辭甚厲一淸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比歸度大庾而薨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蕚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聖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illegible]
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與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
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
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
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
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
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覊靮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為江西三
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

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月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惟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即詩遣人隨善護送　上皇來歸以予覲之古雖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大忠在浙江爲三大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況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開將畧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擢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　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

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廵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衛門宿弊以杜奸宄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宸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

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
踵交馳士林有青菜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
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
取副參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奏 勑充參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郎有議處船粮以免凍
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奏 勑堂署都督僉
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
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
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　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介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　溫旨慰留再疏遂陞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

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温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歳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内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暐昭德録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閫、覯公面、

巉削無渥顔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亹亹纚
纚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
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
其私褆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
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
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
面斷斷作喉語曽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
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illegible]

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賢否待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冗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頼裨益焉尋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倈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楷舟中右手持如畫刃左手招權姦狠幹言若能欬犯吾舟吾殺汝卽自

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
困吾軍其人愳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
氣不謂公面嶢削無渥顏聳肩斂服類寒士乃能爾
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訢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
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討虜而
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
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　上識其
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貽

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靑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竟之

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貝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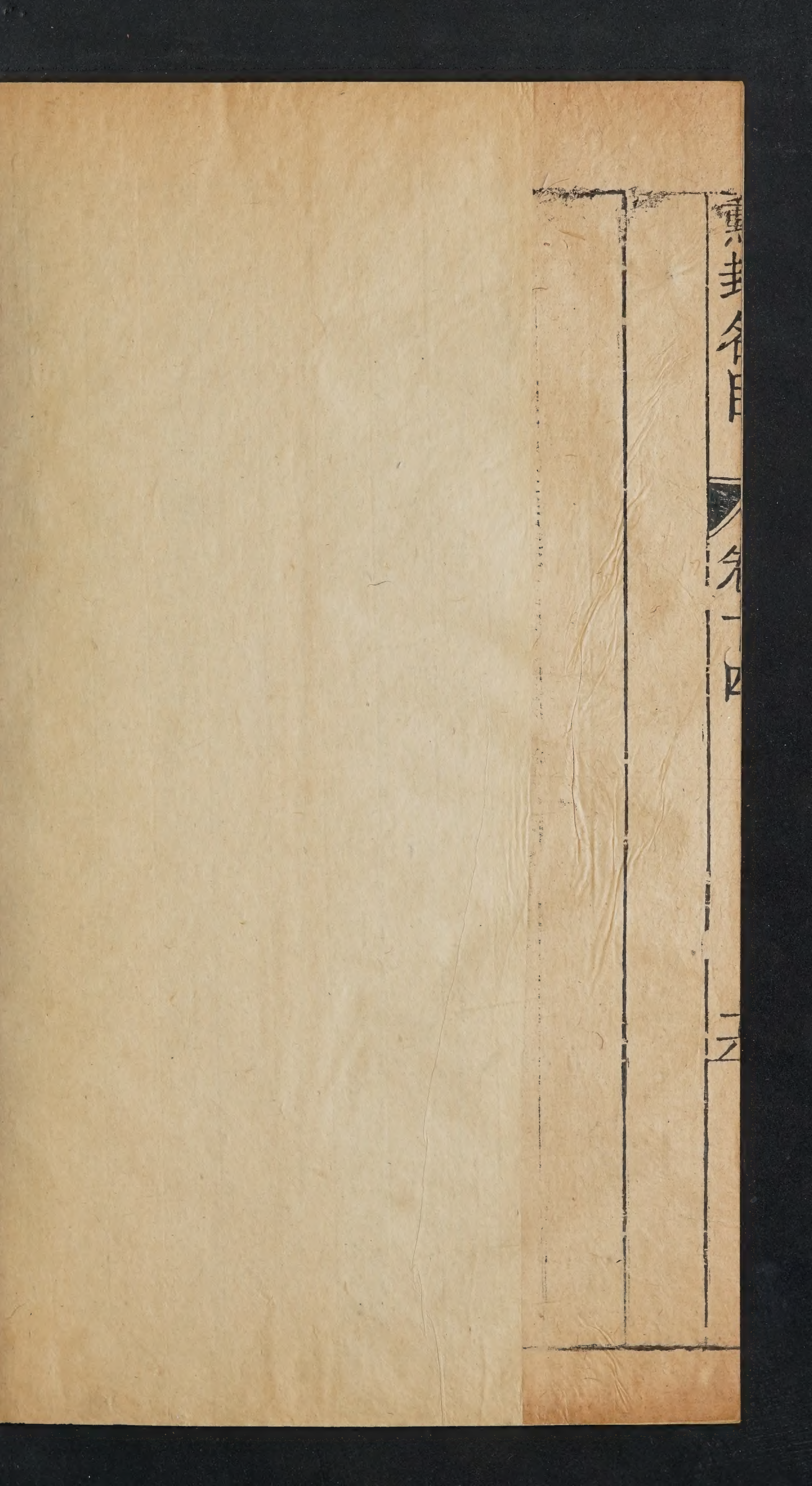
錦衣牟公　事　[illegible]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將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詗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

相許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譖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爽工部官購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僇行其毒中則張永巧甚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

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記

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濟及者陽閱之功非楊公拒之皖城以齊

總兵楊公　李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用兵法部勒）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

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咨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反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三

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錄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胄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熸、死者不可計
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
首舉木爲蔽、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褁藥火千數散投
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絶、寇無所遁、十
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
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
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
絶、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鼾睡去、公募
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卽斬首、絶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
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
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
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賞授都
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
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
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詡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
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
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　詔
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
以毋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　制下、授
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
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
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
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畧

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
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
權門請託、身歿橐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咸寧侯仇公　事　廣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興武營守備保勳老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勳以賊故姻遂疑勳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自上用勳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勳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侯保勳楊英諸

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内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族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菴將兵出討邃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

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喣之、稍不如意、卽反

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大

子太保公没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見公存亡有關係）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練家丁）時時出塞刼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刼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

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為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為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郎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公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

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
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
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勑永出居
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
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
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
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
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
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

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致起

爲方鎮云

